

AIZHIQINGXILE

爱之情系列

玲瑶

此情无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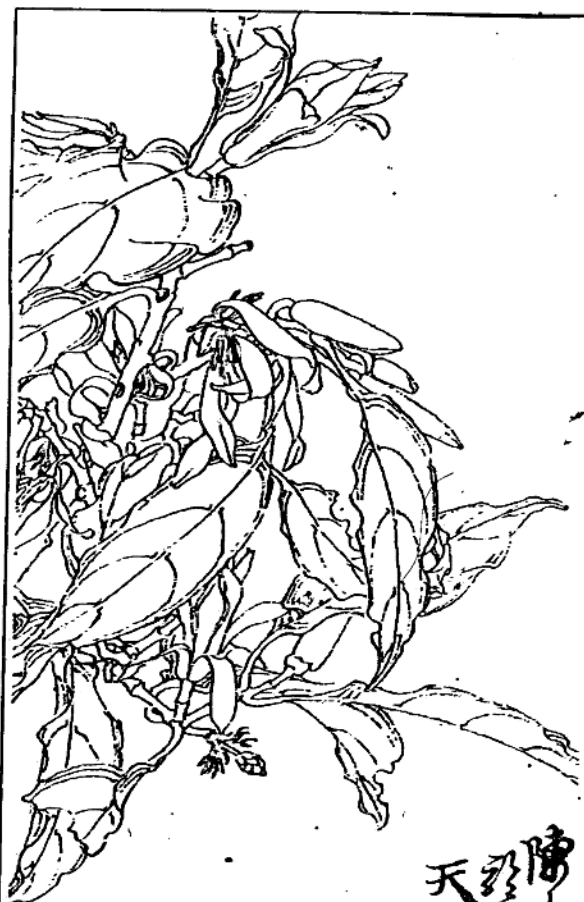


而只要远远地背转身去，我俩作为主角，
——正剧或谐剧，就算落幕。



桃花

分手的日子只是为了积蓄，相见时便各自出示自己的丰沃，
为了今天的一日相守，曾多少决全时与预约。



白玉兰

陳子奮
天仙門
畫

夜夜拥你的期许入梦，梦中的月亮便残缺得盈，人生的相
本如望月，未到圆满时，才会有如此饥渴的痴情。

序 幕

灿烂的金色阳光与甘甜的清风一起涌入散开的落地门窗，充塞了原来空荡的舞厅。擦拭得纤尘不染的金边镜片，捕捉了舞厅光洁的地板与高贵的大理石壁炉的反影。三组巍峨的水晶艺术吊灯闪闪发光。与点缀了银、金、珍珠色天鹅和孔雀的壁画天花板相互辉映。艺术吊灯是用层层叠叠的花瓣形水晶菱镜做成的，每一组都像精工雕琢的璀璨宝石。

中央的一组，也是最大的一组，特别经过滑车降低以便清扫，目前尚未升回它原来高悬的位置。

长长的房间彼端，一大扇门缓缓打开，一个小女孩从门缝里四处窥探，一脸好奇、慧黠与兴奋。她在这个偌大空荡的房间里所瞧见的东西，令她金色的眸子在喜悦中更加圆睁。

当她溜进房间中央时，一面面长镜反映出她的影像。为什么呢？

她感到纳闷。这么豪花的地方怎会空空的？这里面那么明亮、美丽又温暖。天花板上有动物的图案，墙壁上有许多镜

子，有许多可玩又可看的东西。她应该从哪里先开始玩呢？

她停在一面镜子前，往镜里瞥一眼，并认为自己确实像个小公主。白色的裙子与勒丝荷叶花边及衬裙，全都是崭新的。她的丝袜没半点儿钩坏的瑕疵，白皮鞋上也丝毫没有磨损的痕迹，连她的头发缎带也仍好端端地扎着。妈咪一定会高兴的，她孜孜地想着，并对自己屈膝一鞠躬。她对着镜中的反影吃吃地笑着，也听到那笑声微微的回声荡回她耳畔。好棒啊！她展开两臂回转，直到转得发晕，一屁股坐到地板上。

她笑呵呵地甩甩头，让自己恢复平衡，然后站起来，走向中央的艺术吊灯。刚洗过的水晶在午后的阳光里闪闪发光，她戳戳其中的一片水晶，五彩从多面的菱镜射出，在她雪白的裙子上映出一道彩虹。她又戳了一下，这一次更用力。绚丽的彩虹闪闪飘过她的裙子，然后投到地板上。这个新发现深深吸引了她，她绕着艺术吊灯转了一圈，手指头沿着水晶的花瓣移动。这个动作引起串串像铃声的甜美音乐，她觉得听来就像天使的合唱。此外，无数的彩虹在地板及她身上舞动与闪烁。实在太有趣太令人兴奋了。。

“杜爱莲，你在做什么？”一道严肃的声音问道。

一见到那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她高兴地尖叫并展臂跑向他。“我好高兴你也在这里。这个房间好棒！是不是？”

他将她横着搂入怀中，他的小爱莲，一身勒丝与丝缎。“年轻小姐，你对自己的行为作何解释？我让你留在厨房里与煮饭阿姨喝茶，好让我与戴爱华先生谈生意。你应该待在厨房里等我回来接你。”

“戴先生的眼睛不像你，他都不笑，爸，为什么？”

“别管戴先生，我在等你提出解释。”

她的手指头在爸爸浆挺的衣领上来回滑动，很自然地与他撒娇。“我喝过茶，煮饭阿姨回到外边的花园时，我就决定到处探险一下。”

她灿烂的笑容可以溶化冰块，他暗自骄傲地想着。“这样做是很不礼貌的，爱莲。煮饭的阿姨回到厨房时，发现你不见了，她好紧张。我们决定组成一支搜索队，而我自愿搜索第二楼。”

“结果你找到我了。”她喜孜孜地说。“爸爸真聪明。”

他的嘴角莞尔一翘，但是声音则尽量保持严厉。“你母亲常说我贯坏了你，我开始认为她说的不错。今天下午，我带你一起来，想给你一个特别的礼物，但是你恐怕要让我懊悔了。”

她的小脸蛋充满失望的神色。“对不起，爸爸，但是这屋子那么漂亮，我忍不住想看看它。我不是故意要离开那么久。”

他的脸上浮现一抹困惑。“你一个人在楼上这么久，难道

不会害怕吗？走廊里黑漆漆的，而且大部分的房间门都是关得紧紧地。”

她伸出一只小手，安慰般地拍拍他的脸颊。“没什么可害怕的。”

他摇摇头，并不完全了解他的小女儿。“煮饭的阿姨告诉我，这个房间没关门，只是为了女仆们在这里打扫。一个小时内，她们会重新关上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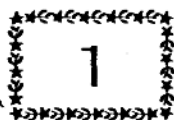
她失望地轻呼一声。“可是为什么要关门呢？这个房间好特别，里面有彩虹呢！”

他叹口气。“爱莲！我该拿你怎么办呢？唉！算了，我已经找到你，目前，这才是最重要的。”他放下她，但是牵住她的手。“让我们去告诉大家，你根本没失踪，你只是找到一个有彩虹的房间，并且在里面玩了一会儿。”他咯咯地笑道。“我等不及想看看戴爱华知道此事时的反应。”

走到门口时，她停住脚步回头再看一眼。房间在午后的阳光里呈现一片金黄。她微笑地举起小手。“再见！”她轻声说道。“总有一天我会设法回来的。”

她父亲扯扯她的手。“走吧！爱莲。”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然后转身离去。但是她的笑声所带来的快乐与温馨感觉却依然不散……即使房门重新关闭之后。



朱雅莉匆匆脱下粉红色的丝质外套，搁在办公椅的靠臂上，把最后一块巧克力塞进口中，若有所思地扫瞄她的办公桌。上星期的销售数字报表在哪里？一定在这里……某个地方。

她抓起一只充作纸镇的酒红色高跟鞋，往肩后扔掉，鞋子击中她背后的墙面，发出一声闷响，然后弹到地面。一只华丽的鳄鱼皮包遭到相同的命运，被她扔往房间对角的一堆小皮包，小皮包旁是个打开的公文箱，里面尽是衣服的设计草图。

当她暂时停下，喝一大口薄糖可乐时，一小截人工珍珠项链从一叠订单下露出来，引起她的注意。她抽出那条项链，挂高椅背的一角；接着，她把一蓝香水样品从一堆堆衣料样品上挪来挪去，然后，把一合闪闪发光的珠子堆到办公桌的边缘。这个动作使一堆丝巾哗啦地从桌上滑到地上。

但是仍然没有一丝销售数字的踪迹。

“这个该死的报表究竟在哪里？”口中的巧克力使她语音不清。“一分钟前我还看到它。”

“你确定？”

她抬起头，吃惊地睁大眼睛。施华华斜斜倚在她的办公室门口。她的心脏仿佛一时停止作用。“噢，老天！是不是刘克敏与凯琳发生什么事？”

他立刻从门框站直，走进办公室。“不是，”他急忙回答，严肃的脸与金色的眸子不知为什么总显得那么叫人安定。“没出什么事，他们很好。”

她一手捂着胸口，吁口气，瘫向椅背。“可是——”

“刘克敏昨晚与你谈过之后，从新加坡打电话给我，我相信他告诉我的事与他告诉你的一样。他们玩得很开心。如果我吓到你了，那真抱歉。”

她点点头，想起过去几年来，他会撩起她种种不同的感情。但是，除了这一次，倒从来没吓过她。她的心脏在手心下以惊人的速度怦怦地跳动。

她狐疑地看着他。他是她哥哥克敏最好的朋友与一家侦探公司当职员。当他第一次到香港时，当时，她正是十六岁的浪漫年龄，他则已经二十五岁。

对她而言，他具有令人发狂的吸引力。当时的他，金色的

头发、金褐色的眼睛，以及结实的身躯，使她想起山中的狮子。

等她稍微长大后，在他面前就愈来愈不自在。每当他在近处时，她的皮肤似乎变得更敏感，更容易感受热、冷与紧张。

如今，到了二十七岁，她可以看出他所拥有原始性感，就是一种强而有力的武器。他对她的影响，与别人的截然不同。每当他在近处时，她就本能地小心翼翼起来。

“我不知道你怎能在这里找出任何东西。这里看来比较像尖吵嘴的宝穴，而不像香港最著名的百货公司商品部副总裁的办公室。”

他寻常的说话音调，在她听来总像耳语和喉音的混合体，低沉、诱人而性感，并且丝毫不差地揭发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不安。

她匆匆喝一大口可乐，咽下最后一口巧克力，连忙站起来。那串人工珍珠项链滑下椅背，在地板上形成闪耀的一卷。“简直是一团糟。”

“我相信你说的没错。”

她看不出他轮廓分明的脸上有什么表情，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目光凝聚的力量。她连身衬裙的勒丝在白色丝质衬衣下，现出隐约的图案，长串的金链子从颈子向下垂在胸前与腰际，紫罗兰色的皮窄裙裹住她浑圆的臀部和结实的大腿。他的目

光似乎在她乳房上极为短暂地流连片刻，然后顺着金链子而下，最后沿着窄裙而移动。

她觉得全身都起了反应。

然而，她的想像力显然是工作过度了。他的态度很早以前就表明了，首先是疏远，其次是冷淡，反应是对她没兴趣。她竟为他魂不守舍，简直太荒谬了。

她极力回复自然的神态。“我是说，我平常都清楚知道每样东西的位置。不论你相不相信，我是乱中有序。”

“我相信。”他照样用那慢条斯理的腔调说话。“克敏老是夸你。显然每一个认识你的人都知道，你今天的地位是辛勤工作的成果。”

“是吗？”她大感意外地问，倒不是因为听到的内容，而是因为说话的人是谁。她一向认为，以华华对她的冷淡，决不足以对她有任何进一步的意见。“我很高兴听到这件事，我从来不希望有人会说我的地位是靠曾祖母的庇荫和我父亲的知名度得来的。”

“你真的在乎别人的想法吗？”

“我想这要看别人是谁。”她慢慢说道，同时发觉自己过分专注地盯着他。“不论如何，我昨天刚从澳门回来，仍然有点儿失调。”

“在天上太久的确会使人如此。”

和他隔得这么近也是一样，她心里想，决定打断这些琐屑的谈话。“华华，你到这儿有何贵事？”

他眉间的皱纹加深。他不喜欢这个问题，她心里揣测，可是对她来说，这是很自然的问题。毕竟，他从来没想和她往来过。他们前一次碰面时，大约是在一个月前凯琳与克敏招待的一次晚餐上。他有一位名叫利利的女伴，她则和大学老友伍一比一同参加。和平常一样，每当她和华华碰巧出席同一场合时，他总是对她客客气气，永远保持一段距离。

但是，他现在却出现在她的办公室，她知道，他极少无故来访。见他显然无意在做好准备之前回答她的问题，她只好指指办公桌前一张新式的靠背椅。“愿意坐一会儿吗？那些衣服——随便挪开一下好了。”

华华抱起一大叠花色华丽的衣服，搁到一张沙发上，然后让自己修长的身躯落入那把椅子里。

“你这趟去澳门，”等他坐定后，他肃然问道。“只是去了就回来，是吗？”

“是呀！我把三天的聚会缩成一天，然后飞回来。”她停顿片刻。“你怎么知道这是一次快去快回的旅行？”

“克敏，他昨晚打电话时提到的。”

她点点头。“他说他们下一站要去哪里？我记不得了。”

“他们要去泰国。而且，他说，当你们聊天时，你似乎有点心不在焉。”

她立刻明白了，一抹笑容从她嘴角展现。“啊！好了，我现在知道你来此的目的。我哥哥要你顺道来探探我的情况。”

“如果我就住在附近的话……”

她扬起一道柳眉，显然怀疑的态度。“嗯，而且杜氏时装百货公司恰在你家附近？”

“我需要一条领带。”

她猜不出他在哪里购物，但她确定是时装店。他属于纯粹流行的风格，而时装店则是传统的香港服饰兼一些国际的最新流行。“我没看见任何包裹。”

“我没找到任何我喜欢的东西。”

“真抱歉，我应该和男装部的采购员谈一谈。”

“大可不必如此，你何不告诉我哪里不对劲？”

他的声音柔和而低沉。她不懂自己为什么感觉他的话具有命令的威力。

“没什么事不对劲。”

他的目光并没动摇。她叹口气。“听我说，我不知道克敏打电话时新加坡当地是几点，但是香港这里恰是午夜，而我

几乎熟睡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会在午夜前就寝的？”

“你怎么知道我几点上床睡觉？”

他若无其事的耸耸肩，西式剪裁的金褐色夹克在他宽阔的双肩上滑了一下。“只是随便猜的，你的社交生活似乎太活跃，不容许你拥有太多的休息。”

要不是她早就知道，她还会以为他看穿她的稍呢。这倒是个挺有趣的想法，但是她绝对不会置信的。“好吧！你猜对了，我通常不会在午夜前上床，不过这一次的旅行不但让我疲惫不堪，而且带来一团混乱。当克敏打电话时，回答的是个语无伦次而且好想睡觉的人。就这么简单。”

“嗯。结果你昨晚睡得好吗？”

有某个念头像箭一样穿过她心头，转眼消逝无踪。她困惑地搓搓前额。昨晚她做了一个梦——一个恶梦——但是今天早上她已经记不得梦里的内容。“是的，睡了一下。”

他站起来，她还来不及做好准备，他已经绕过办公桌。与他接近的感觉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担心。

他拎起纸屑篓，掏出四张包糖果的纸片。“早餐兼午餐？”

“糖是绝佳的体能来源。”

“均衡的饮食与夜晚安稳的休息也一样。”他放下纸屑篓，

两手插进裤袋。

他眼中浓浓的沉思令她脊椎发毛。她知道华华不是一个大众情人，但是凯琳有一回告诉她，女人谈到他时，总使用“致命”这个字眼形容他。朱雅莉早就了解一个女人大有可能对他一见倾心。但是从她听见的与看见的一切，他偏偏缺少女人所感兴趣的东西。

“和我一道午餐吧！”

他一语惊人的邀请使她从凝思中趋醒。她相信他提出的邀请少有被拒的。如果情况适当，她或许会……不。何况，目前绝非恰当的情况。他到这里只不过是帮克敏一个忙，而她憎恶做个华华的免费客户。

“很抱歉，但是我不行。”她往办公桌挥挥手。“我这里有太多做不完的事，加上在‘天鹅海’举行的慈善舞会即将来临，既然琳琳不在国内，我必须主持这件大事。”

她说话时，华华仔细地打量她。她深褐色的头发发出健康、活力的光泽。皮肤有一层格外的光辉，褐色的双眼仍然保有令人难以想像的生动神采，足可叫一个男人在五十步外就溶化。

她看来完全正常。他的推断是，克敏和她联系时，必定是她精神不振的时候。除了少许疲惫外，华华侦测不出任何可能

烦扰她的异样。

不像他——单是注视她就足以使他心神不宁。

“我读过上星期报纸里的报导，提到舞会以及你在其中担任的要角。对了，照片很漂亮。”

她愁眉苦脸地笑一笑。尽管她知道自己的看法与大多数人相反，但是她真的不喜欢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谢谢，反正等我一弄好这里的事情，就得开车去新加坡。”

华华不懂自己为什么因为一切正常而失望？他心神不宁地望了一眼办公室四周。凌乱倒成为她很好的背景。绫罗绸缎。高跟鞋与珍珠项链。温馨、娇柔、令人失神的性感。

“你认为需要多久才能理好一切？”

“既然我已经回来了，大概不需要多久。我的办公桌几乎已经清理得接近原样了。”

“你的工作方式很独特。”

她耸耸肩，决心不受他语气里的一丝幽默所动摇。什么也无法改变事实，他只不过帮克敏的忙才来到这里。“我想是吧！但是重要的是，我可以获得结果。我真的很抱歉，华华，午餐是不成的。”

“没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晚餐。”

尽管她刻意不去注意他这一个新且突然的关切，但是血